

6月28日,武汉的赵欢坐地铁下班时,在地铁出站口的手扶电梯上,发现身后男子用手机偷拍她的裙底。又气又怕的赵欢报了警,这名偷拍者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3天。

赵欢的经历并不是个例。记者调查发现,今年以来,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武汉、宁波、长沙等地,陆续被媒体曝出偷拍事件。偷拍的地点主要是人流密集的公共交通如地铁、公交上,还包括商场、教学楼等公共场所,甚至有偷拍者潜入女厕所偷拍。

针对女性隐私的偷拍,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。偷拍者将偷拍的视频和图片上传至特定网站,中间商购买视频进行资源整合,建立私域群聊,通过付费会员制的形式将视频出售给下游买家。

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叶小珊表示,偷拍行为侵害了女性的隐私权,违反多条法律。女性如果发现被偷拍要及时报警,维护自己的权益,让违法者得到惩罚。



隐藏在螺丝钉里的针孔摄像头。



周心怡拍到一个老年男子在地上厕所时偷窥和偷拍。

线上偷拍者产业调查 偷拍者聚焦人多场所 影像层层转卖

屡发的偷拍

6月23日19点左右,吃过晚饭的周心怡,和丈夫郭跃来到北京太阳宫公园遛弯。后来,她进入公园里的公共厕所。刚进去没几秒,她就听到“咔嚓”两声。感到奇怪的周心怡,将手机调到摄像机模式从门下伸了出去,拍到了一个男子趴在地上,手撑着地,歪着脑袋从缝隙里偷窥。

看到被发现,男子跳起来就跑,周心怡立刻拉开门追了出去,并抓住了对方。男子看起来60多岁,周心怡死死抓住他的胳膊大声呼救,郭跃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察在老年男子的手机上发现了偷拍周心怡如厕的照片。

无独有偶,杨舒青告诉记者,5月11日,她在乘坐的公交车上无意间发现,坐在她右前方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子,频频回头看另外三个女生,之后双手抱臂,右手

竖起手机放在左肩处,偷偷拍摄视频。

杨舒青立马提醒被偷拍的女生,并和女生一起质问该男子是否在偷拍。被揭发后,男子明显有点慌张,先是藏起手机否认偷拍,在被女生堵住后才道歉认错。

在杭州读研究生的许宁,曾将自己在公交车上被偷拍的经历发在社交媒体上,她向记者回忆了被偷拍的经过。

许宁和男友乘坐从苏堤站至九溪站的公交车去公园赏花。上车后两人往公交车后方走时,许宁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拿着手机对着她的胸部拍摄。与许宁对视后,中年男子立刻把手机转向车外。许宁怀疑自己被偷拍了,她告诉男友后,男友上前要求查看中年男子手机,果然在相册里发现了被

偷拍的照片。

下车后,许宁和男友担心偷拍者是惯犯,还会继续偷拍其他人,二人报了警。

同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经历过偷拍的,还有武汉的赵欢。

赵欢回忆,6月28日,自己乘地铁下班。当站在地铁站出站口的扶梯时,注意到后面有一男子。赵欢说,扶梯很长,当时只有两个人,但男子却离她很近。她怀疑男子在偷拍,一回头果然看到男子的手机已经伸到了她的裙底。赵欢大声质问男子。由于男子距离赵欢只有一臂,赵欢既生气又害怕,下到地铁里才报警。

偷拍赵欢的男子先是逃跑,后又返回自首。警察告诉赵欢,男子承认自己是惯犯。但他自首前已经把所有偷拍的照片和视频都删除了。最终,男子被行政拘留3天。

付费与免费

这些被偷拍的照片和视频,最终去了哪里?记者调查发现,在某私密聊天软件中,存在着大量分享、贩卖女性隐私图片、视频的群聊。在这个暗网中,这种偷拍女性裙底的行为,被称为抄底或CD。大量用户通过付费邀请进入群聊,观看或获得这些视频。

记者进入了一个群聊。在群里发布的一段视频中,穿着牛仔短裙、白T恤的女生正在站台排队等待进站,视频里还能听到播报员报出上海某地铁站的站名。在女生没有察觉的情况下,裙底已经被身后的偷拍者拍下。而类似的偷拍视频,每天都

在群聊内更新发布。

群聊通常分为两类,一类是免费预览群,群管理员发布被偷拍女生的全身照和裙底照片或短视频。视频不定期更新,主要作用是吸引成员主动私聊群管理员,付费加入会员群。“群里发的只是冰山一角,优质资源在会员群。”群管理员如此宣称。

另一类是付费会员群,价格通常在200元以下,用户交费后被邀请进入群聊。

记者询问付费群的具体内容,群管理员张某说,“付费群内容比预览群多十倍,而且都是视频。”记者问是否只有一种类型,张某回答,“里面内容特别多,你如果感觉只有一

种类型,就太瞧不起我们了。”

记者进入了一个会员群,群内每隔一两天持续更新多段视频。视频记录了女性被抄底的全过程,视频短的有一分多钟,长则七八分钟。偷拍者先远景拍摄女性的全身,穿着,包括脸部特写,不打马赛克,再特写拍摄裙底。

很多群内的偷拍照片或视频下,会带有一句简短的介绍。这类介绍往往充斥侮辱性描述。群管理员还会把视频中的女性用着装风格、相貌等特征进行分类,用“黑丝美女、短裙JK装、连衣裙少妇”等词语概括形容。

这些群聊的成员少则上百,多则有上万人。

记者调查发现,偷拍女性隐私再出售的情况,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,职业拍摄者和中间商、买家形成利益链条,通过贩卖女性隐私视频和图片盈利。

在这个链条中,职业拍摄者属于上游。多名拍摄者告诉记者,有名的抄底偷拍者被称为“大师”,他们有特定的英文缩写名字和代号,圈外人难以识别。

李剑就是一个自称拍过很多抄底视频的人,“每月更新20-30部,不拍安全裤”,他声称,偷拍的视频是“纯原创高质量作品”,“所有女主全部露脸,只挑20-30岁美女,大学生居多。”

群聊的视频中,最常见的偷拍场合是地铁、商场和步行街,尤其是饰品店、美妆店、服装店。视频中可以判断,偷拍者紧跟在女性身后,尾随一段距离趁机拍摄。在地铁偷拍视频中,偷拍者一般在女性等车时、车厢里、换乘时尾随在身后偷拍,还会在扶梯利用上下高度差偷拍。另外,车展、漫展、音乐节也是偷拍行为的“重灾区”。有的视频里,偷拍者甚至会从身后掀起女性裙子真察觉不到,可能以为是风。”一名商家称,抄底的拍摄镜头,一般隐藏在双肩包、手提包和鞋里。

上述商家表示,两个普通的黑色双肩包,经过改装后,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包上藏着针孔摄像头。记者看到,几枚改装好的针孔摄像头被隐藏在螺丝钉的十字缝隙中,不仔细看很难看清。这样一套微型镜头模组,售价399元。

多个群运营者透露,“大师”通常把隐私视频上传在付费网站,并持续更新出售,网站用户充值后可以下载视频。而据媒体报道,“大师”与该网站进行营利分成。通常的比例是网站获得40%的收益份额,“大师”拿60%。

一个群运营者称,原创视频在付费网站出货,一部视频利润高达1000元至

2000元。

产业链条的中游是中间商。一般情况下,各个付费会员群的运营者,就是中间商。他们从各处收集、购买流出的原创视频,再通过付费邀请制,转卖给下游买家,赚取差价。用李剑的话来说,“相当于啥也不干,就整理这些视频,赚你们(买家的)钱。”

视频会经过多次倒手转卖。一名下游买家透露,每个月有人去付费网站下载一次,整合以后卖出去,(链条)越往下越便宜。他每月从别人手里买一期,30多个视频,共10多元。“你能得到几百元的资源,都是别人出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。”某群运营者说。

记者卧底加入了某“抄底合集预览群”。群管理者通过拍摄者、拍摄时间、拍摄地点、活动等方式把视频分成26个系列,共有7000多部视频。售卖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,拍摄时间越新、数量越多,价格就越高。付费后,可以加入群聊在线观看,也可以通过网盘获取打包资源。群管理者称,“本人在阿姆斯特丹,所有资源在我这儿都是合法的,不用担心资源失效和售后问题。”

还有一类偷拍者,会针对某一特定活动创建众筹群聊,比如人流量大的车展、年轻人扎堆的漫展、音乐节。买家付费后,可以看到活动当天的偷拍视频。

上述这些群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进入。一个群管理者对记者说,为了把群运营起来,每天要用电脑至少十四五个小时。除了抄底群,这类群管理员还同时运营着厕所群、酒店偷拍群、澡堂偷拍群等多个群。

为打击偷拍行为,各地警方近年来不断加大打击力度。2022年6月25日以来,北京警方开展“猎狼行动”,严厉打击夏季高发的猥亵、偷拍、偷窥等违法犯罪。今年6月以来,杭州地铁公安公布了6条猥亵案、侵犯隐私案的处罚详情。(文中周心怡、郭跃、杨舒青、许宁、赵欢、李剑均为化名) (新京报)

隐秘产业链